

毛詩正義

北  
神  
正  
集

七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 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令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

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 箋宣王至是務 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

明其王先招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  
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太誓  
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  
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  
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  
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至鰈  
寡 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  
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  
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  
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  
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旣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

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  
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  
附也王命己己當行焉 傳大曰鴻至寒暑 正義曰  
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  
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  
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  
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  
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  
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  
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 箋侯伯至美焉 正義曰

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狩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

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二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旣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令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



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  
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  
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 箋可憐至  
依附 正義曰以下別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  
也以貧窮無財宜調餼之調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  
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  
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  
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調餼之言  
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

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至安

宅 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

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所以得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微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

又言侯伯卿士勸己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

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己故陳其

辭而美之 傳一丈至爲堵 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

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

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

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 箋

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  
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  
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  
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旣引  
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  
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  
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  
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  
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  
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旣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

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未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未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箋諸

侯至早晚 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

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  
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卽箴也卒  
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  
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爲美矣且依時  
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  
知此卽爲箴也 夜如至將將 正義曰宣王以諸侯  
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  
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  
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  
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鏘鏘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  
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 傳央旦至大燭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箋芟末至雞鳴時 正義曰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



刃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夜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币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币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爲善也